



我与一座城

愚公故里话济源

葛宏磊

那是多年前的一个清晨。阳光从我家老院那棵梧桐树茂密的绿叶间穿过，将一片金黄洒在母亲身上。一滴晶莹珠从母亲的脸颊滚落，与地上的泥土融为一体。

瘦弱的母亲将几十袋沉重的化肥一袋袋搬上平板车，化肥袋上印着一位举锄挖石的老人，下书一行字：愚公移山，敢为人先。这是我年幼时记忆中的一个场景。平日里，母亲经常给我讲愚公移山的故事，并告诉我，村后那片崇山峻岭，就是愚公要挖的两座山之一的太行山。

从那时起，我懵懂地知道了：家乡河南济源有太行、王屋两座大山，还有一个敢与天争的倔强老人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跟随父母第一次来到济源城区的我，终于见到了这个撼天动地的神话人物铜像。沿城的铁轨旁，一座巨大的花岗岩石碑巍然屹立，“愚公移山”四个大字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；碑前的愚公铜像高高矗立，愚公正高举铁镐开山凿石。

愚公铜像后，与铁轨交叉的大街便是济源城区。那时的济源城区很小，集中在宣化街一带。宣化街全长只有五六里，街道两侧梧桐树相连，形成一条林荫长廊。大街中段以南是思源广场，承办着济源的各种大型赛事，也承载着孩子们的欢乐童年。

在成长的岁月里，我对济源这座城的认识也由表及里。济源因济水发源而得名，坐拥太行之巍峨、王屋之灵秀。历史上这片土地人杰地灵，孕育了侠客高义，也诞生了文儒风流。李白、韩愈、白居易、苏轼等名家曾在此行走，留下传世篇章。我在望春桥头看一湾碧水掩映垂柳依依，在济渡庙龙亭感叹济水的百折千绕，在延庆寺舍利塔前仰望星空，遥想古时龙潭夜月……

春华秋实。进入新世纪后，我到济源城区读高中，从此更深入更真切地融入这座城市。当时城区扩建正如火如荼，愚公的儿女们用勤劳与智慧让旧城换新颜。昔日的宣化街已变为济源几十条街道中普通的一条。新修的道路宽阔通畅，高楼鳞次栉比，商厦饭店随处可见，文体场所一应俱全。每逢周末离校，我总会在城中踱步徐行，近距离感受这座古老而崭新的城市。重修的渡河桥、蟒河桥恢弘大气，如长虹横亘在碧水之上，沿河两岸绿树成荫；新落成的篮球城、世纪广场、文化城，如三珠连星般横贯在一起，成为城市的新景致与新地标。

一晃又是数载。济源的变化没有止步。这幅徐徐展开的城市画卷上，绘写着都市的繁华，也点缀着人文的灵韵。珠河、龙河等河流经过水域治理澄澈如昔，浸润于重新修缮的济渡庙、奉仙观、龙潭寺等古迹。为了睹古籍上记载的“济渡晨霞”，我重游济渡。晨晖斜照，北海池上水雾飘渺，霞光氤氲，那一刻，的确如古人所说：“灵泓一脉与天通，朝现荣光灿碧于。”蟒河公园、古轱公园、牡丹园、植物园等公园绿地于城中错落分布，漫步小径，随处一隅便是芳草如茵，人们在鸟语花香中信步怡情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回到家乡工作，在济源城扎下根来。我在济源城区安了家。晴好的傍晚，我们一家人会到世纪广场散步。夕阳西下，天边的晚霞如锦缎般绚烂，忽而数只飞鸟掠过，在余晖中渐行渐远，连同远方的太行山脉一起消失在苍茫的天际。夜幕四合，华灯初上，霓虹与星辰将广场点亮。年幼的女儿在五光十色的地灯上蹦蹦跳跳，欢声笑语在夜空中飘荡。父母带着盈盈爱意守护在孙女身旁，脸上满是慈爱。这幅画面，是千千万万个平凡的济源家庭的缩影。

时光荏苒。济源城的发展日新月异，唯有那座高高矗立的愚公像，无论风吹雨打、酷暑寒冬，始终坚毅地挺立在这片土地上，默默守护着万千济源儿女，向他们诉说那矢志不移、敢为人先的动人传说……

直接送往县里的芥菜食品加工厂。

小小的芥菜让华容人看到了商机。华容人还尝试以节俭为媒，诚邀八方来客共赏芥菜神韵，助推芥菜产业发展。早在2018年，华容就举办了“华容芥菜大会”，五年后，“中国·华容芥菜文化节”隆重开幕。

去年夏天，女儿出国远行，临行将几包印有商标的老坛酸菜塞入行囊。看到这来自家乡的小食品，我不禁感叹：这不就是“乡愁”嘛！

其实，华容芥菜早已走出国门。前段时间，我遇到客居泰国归来的朋友，他感慨家乡这些年变化太大，他居然连续走错了几条街，又告诉我一件“奇事”：他在曼谷的店铺里买到了华容芥菜“开口爽”——一种小包装食品。与泰国朋友分享时，他自豪地说，这是我家中国华容生产的。泰国朋友伸出了大拇指。

对于走出国门的华容芥菜，华容人深情远眺其背影。华容芥菜似乎在也不时回望，回应着家乡的关切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会有让人喜闻乐见的消息传来。这真是一种双向的“牵挂”。

深澳看水

黄军峰

老人一听，激动地竖起大拇指，说：“我们村的水‘结棍’得很！”

结棍？看着我疑惑的表情，朋友解释：“‘结棍’是当地方言，就是厉害的意思！”

“怎么个厉害法呢？”我追问。

“你想听？”

“想听。”

“那就给你们讲讲。”

老人名叫盛坤友，七十四岁，是地地道道的深澳村人。他清了清嗓子，说：“要说深澳村的水，得从老早说起……”

原来，建村之初，深澳村的先人们便考虑了水系规划。水系由溪流、暗渠、明沟、坎儿井和水塘五个部分构成，是一套独立而完善的供水排水系统。

首先是沿溪建村。利用周边应家溪、洋婆溪等水资源优势，一方面，引应家溪水源入村，满足平日灌溉，一方面，让村中水渠连通洋婆溪，汛期以备防洪。

其次为人工修澳。于应家溪上游西侧修建八百米暗渠，与村内建于房舍下的暗渠连通。村内暗渠上方开设澳口，供村民用水。

再为修建明沟。明沟自南而北穿过村庄，流经房前屋后，与院内天井出水沟连通。这样，既方便村民日常生活废水排放，又方便了雨雪天地面流水排放。

再为修建水塘。水塘建有进水暗渠和出水渠，保证活水长流。因是活水，故水质清甜，冬暖夏凉，饮用无碍。

再为挖井取水。取用深井水进一步丰富水资源。史料记载，清康熙四十三年，村中打深井一眼，深二十余米，取名“六房井”，居民于酷热天气吊取井水，消暑解渴……

明渠暗澳，相辅相成，相连相通，深澳村的水因此经久流淌。为方便取水，每隔一定距离开一个水埠，水埠较深，当地人称之为澳。

“深澳村地下全是水，整个村建在水上。”老人总结道。

“那整个村子不就像一艘漂在水上的船吗？”我说。

老人想了想，说：“这个比喻很形象，是这个意思。”

老人又给我画了一张深澳村水系草图。担心我理解不透，他执意要带我去看一个叫“七井房”的院落。

“七井房”正名恭思堂，建于清光绪十九年，占地千余平方米，是深澳村现存最大的单体民居。整座院落由五进主建筑和北侧三座抱屋组成，因院中有七个天井，便有了“七井房”之名。

入恭思堂，往里走数米便是一个天井。天井用青石板铺成，雨水沁润，年复一年，青石板两侧爬满青苔。我在天井旁停下来，抬头仰望，长方形露天穹顶与院中天井对应。江南多雨，四季不断，雨水从露天穹顶落下来，淌入院中天井，而后通过天井一角的“金钱眼”流入地下。一个又一个天井的水在地下汇聚，而后进入暗渠、明沟、水塘，成为村里人生活生产所用水……

“天上的水落到地上，汇聚起来为人们所用。天、地、人就这样完美地结合起来，这是老祖宗的智慧！”说话间，老人满脸自豪。

“洗菜、洗衣服都用这水，你家用，他家用，这水不弄脏了？”突然间，我产生了一个疑问。

老人笑了：“怎么会弄脏呢，我们有规矩。”深澳村人保护水资源的规矩与水系建造同样久远。比如洗衣洗菜，人们要用盆把水盛到地面上，用完的脏水要倒入固定地方。

有人坏了规矩怎么办？深澳村的主事人会让他在全村人面前道歉，且道歉必须得到全村人谅解，但凡有一个人觉得道歉不诚恳、不到位，都不行。

“要是不道歉怎么办？”我问。

老人的表情立刻严肃起来：“深澳村人讲的是个‘理’字，不占理、不道歉，全村人不答应！”

“要是坏了规矩的人就是不道歉呢？”我继续追问。

“那我们也有办法解决！”老人的回答掷地有声。

因水而生的深澳村，依水而居，惜水爱水的深澳人，好一幅人与水相亲相伴的画卷。

有了盛坤友老人的讲解，再看深澳村的水，便感到亲切了许多。穿行在街巷里，隔三差五就能看到澳口，几乎在每个澳口都能看到花色迥异的锦鲤。想来，生活在这里的锦鲤该是多么惬意，它们可以任意穿梭，捉迷藏、嬉戏，或找一方清静之地，尽情享受属于它们的时光。

制图：汪哲平



▲国画《梅花册十二开之九》，作者齐白石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

芥菜之味

蔡勋建

用酸腌菜做酸菜鱼、酸菜蛋花汤。干腌菜做红烧肉、扣肉的成本高，因此一般在过年时母亲才做。而酸菜鱼可经常吃到。而今我在上海女儿家小住时，女儿馋这一口时常点外卖，外卖的酸菜鱼虽也好吃，终是吃不出母亲做的味道。还有酸菜蛋花

汤，用少许酸腌菜放入汤锅煮，与肉泥或肉丸鱼丸同沸，再余入鸡蛋花，出锅时，放入少许姜丝、葱花、陈醋，那种酸酸的鲜鲜的味道刺激着味蕾。

华容芥菜是一种越冬作物，夏末秋初播种，来年的正月二月收获。田间管理不复杂，长成后赏心悦目：嫩生生、绿油油，一片绿海。收获季节，乡镇合作社派车到田间地头来收购，或农家用车

汤，用少许酸腌菜放入汤锅煮，与肉泥或肉丸鱼丸同沸，再余入鸡蛋花，出锅时，放入少许姜丝、葱花、陈醋，那种酸酸的鲜鲜的味道刺激着味蕾。

华容芥菜是一种越冬作物，夏末秋初播种，来年的正月二月收获。田间管理不复杂，长成后赏心悦目：嫩生生、绿油油，一片绿海。收获季节，乡镇合作社派车到田间地头来收购，或农家用车

尾葵、砂仁、鸭跖草等分布在一丛丛翠竹之间，它们都是竹子的邻居。正是这些高低不同的草木，让竹园有了错落有致的美感。园中还有一类“居民”——那些不在地上安家的藤蔓植物。它们既善于攀爬，又善于造型，有的像垂挂的帘窗，有的像紧闭的帷幕，有的像遮阳的顶棚，长势旺盛，不知疲倦地为装饰园圃尽其所能。

这当中，我最喜欢的还是竹子，一身绿装，清雅脱俗，临风而立。竹子在历代文人心中都有着特殊地位，认为其品貌如君子。唐代刘禹锡有一首《庭竹》诗，将竹子的俊逸姿态和君子风度描绘得颇为传神：“露涤铅粉节，风摇青玉枝。依依似君子，无地不相宜。”把竹子与君子相等同，可以追溯到《诗经·卫风·淇奥》：“瞻彼淇奥，绿竹猗猗。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……”见到竹子就想到君子，这恐怕不完全来自诗人的美好想象，其中缘由，与竹子的外形和神采密不可分。唐代白居易在《养竹记》一文中，对竹子的生长特点和与之对应的君子品行作了精当阐释：“竹本固，固以树德，君子见其本，则思善建不拔者。竹性直，直以立身，君子见其性，则思中立不倚者。竹心空，空以体道，君子见其心，则思应用虚受者……”

古人对竹子赞誉有加，有的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。苏东坡说：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”郑板桥一生爱竹画竹，也有不少咏竹的诗文流传于世，其中一首《竹石》极负盛名：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这首诗写出了竹子不惧磨难、屹立挺拔的韧劲，读来使人力量倍增。诗人写竹，也是在表明心志，晚年的郑板桥让自己活成了一棵“冗繁削尽留清瘦”的竹子，令人敬佩。

站在这些竹子旁边，遥想它们的祖祖辈辈是何等荣耀，有的在典籍中摇曳生姿，有的在诗句中拔节而生，有的在画纸上开枝散叶。这更加让我认定，眼前的这些竹子绝非凡品，它们身上有着与其先祖一样的风骨和神韵。我庆幸自己发现了这个幽静的园圃，又结识了这些亲切的翠竹。我再次仔细打量它们，看它们挺拔的身姿，看它们一节一节向上攀登，跟着它们一起仰望天空……



园圃翠竹

郝俊

早上刚刚落过一场细雨，天空涂着浅灰，不远处的山上飘着一层薄雾。时节已至冬日，这里却更像晚秋，街道两侧香樟树上缀满黄澄澄的果实，山上拥挤着高高矮矮的树木，深红、浅红、鹅黄、墨绿的叶子交叠，一团团，一片片，俨然一幅壮美的水墨画。

与水墨画相依相偎的，是一个叫深澳的村庄。

深澳村，隶属浙江省桐庐县，位于富春江南应家溪畔，为“中国历史文化名村”。史料记载，深澳村由南宋申屠氏开村，后来，应、周、朱、盛等姓氏也来此落户。时至今日，村民三分之二以上复姓申屠。这是一个家族血脉的延续，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缩影。

我们穿梭在深澳村的街巷里。

哗哗哗、哗哗哗……水流声不时钻进耳朵。只闻水声不见水，让古朴的村落更多了几分神秘。同行的当地朋友说：“深澳村最不缺的就是水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

转过一条街巷，眼前出现一个石栏围着的类似坑塘的地方。原来，刚才听到的轻柔的水流声就是从这里传出。朋友指了指，说：“这就是深澳村的井。”

印象中的井，是不大的圆口，而后是深不见底的黑。这里的井却很特别，井口敞开着，像个池塘，一侧的灰石台阶伸到底部。井深不过两三米，井水清澈见底，大大小小的锦鲤在井底游来游去。

正看得入神，一位散步的老人凑了过来。他头戴黑色礼帽，身着灰色西装，脚穿橘黄色皮鞋，脖子上围着一条红色围巾。“你们是来旅游的吧？”老人声如洪钟，满脸笑容，精气神十足。

“我们来看这里的水。”我答。

早就知道校园里有个竹园，可印象中一次也没有步入一探究竟。因为忙碌，每次从竹园外面经过，总是步履匆匆。

一天下班后觉得肩背酸痛，许是伏案太久所致，便没有急着回家，打算找个地方活动一下筋骨。路过竹园门口时，就有了进去逛逛的念头。

一进园门，便觉清凉，眼前草木葳蕤，翠竹林立。脚下一条宽约两尺的石径岔出两条小路，蜿蜒伸向园子幽深之处。沿着小路缓步而行，越往里走，地势越低，加之茂林修篁，使得园内的光线比园外要暗，更添一份神秘。环顾四周，青枝碧叶，含烟吐翠，颇有几分超尘脱俗的境界。真没想到，距离办公楼不到两百米竟有这般好去处。相见恨晚的同时，心里不免生出几分愧疚，就像身边分明有不凡的高人，自己却没有慧眼去发现。

虽说入冬的广州不太冷，但傍晚时分还是有了些许寒意。竹园中的气温比外面更低，清冽的凉风和昏暗的暮色，似都在提醒自己时间已不早。天色已晚，近旁竹子的颜色依稀可辨，远一点的竹子只能见其轮廓。风过时，枝叶轻摇，一阵一阵窸窣窣的声响摇落在地上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我再次来到竹园。虽是光照充足的晴天，但从外往里看，也看不清园内的光景。外国草木繁盛，有如屏障一般。只有走进园中，方能领略其中景致。刚入园门，发现这里除了竹子，还有很多其它植物，俨然一个以“竹”为主题的小型植物园。芒麻、海芋、鱼